

泗洪党史资料

第四辑



中共泗洪县委党史资料办公室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前 言

继《血战朱家岗》、《泗宿县革命斗争史料》、《纪念彭雪枫殉国四十周年专辑》之后，我们又编印了这本《泗洪党史资料》第四集。

泗洪县地处洪泽湖西岸，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一九四九年四月，革命根据地泗南县及泗宿县、泗阳县各一部，合并为泗洪县。（其中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也曾将泗南、洪泽两县合并为泗洪县，后恢复泗南县）。该地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是淮北区党委、四师师部、七地委、江淮军区等领导机关所在地。因此，我县是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区。我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作出过重大贡献。而追溯往事，早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就开展了党的活动，建立了党的组织。本集所收录的就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有党的活动起到一九四一年建政前的有关党史资料，共十七篇十四万字。

党史办公室自成立以来，得到了许多革命老前辈、老同志的热情支持，现已征集资料近两千份。值此，对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史料翔实，用字谨严。但是，由于我们鉴定历史事实水平有限，史料中可能还有些差误，烦请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今后正式编写我县党史中得以改正。

中共泗洪县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

目 录

我的自传（前半部分）·····	郭子化（1）
郭子化同志生平事略·····	郭致远 张相钧（18）
皖东北和我县党组织的建立、发展 及隶属关系情况简介（建党初期至建政前）·····	（35）
一九二九年农民协会简章·····	（49）
中共长淮特委领导泗县地区进行革命斗争 的活动情况·····	许海屏（52）
参加农民协会的前前后后·····	王之荣（57）
泗县农民暴动前后·····	何凤池（67）
泗县石梁河农民暴动·····	（74）
郭致远同志谈农民暴动失败后与白庙 党支部联系情况·····	（81）
青阳镇青抗会始末·····	唐士凡（84）
巩固、团结、坚持皖东北的游击战争·····	张爱萍（93）
皖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刘玉柱（116）

忆开创皖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新四军

- 六支队四总队……………赵汇川（153）
- 盛子瑾到皖东北以来的情况回忆……………孙 伟（167）
- 江上青烈士生平……………周 邨（174）
- 烽火初燃苏皖边……………胡炳云（179）

我的自传

(前半部分)

郭子化

祖居邳县土山郭宋庄，生于一八九六年，家庭是下中农，十岁上私塾二年多，十七岁跟族伯祖郭齐云在家设馆农闲读书，十九岁时私塾并入初级小学堂，我一九一五年初小毕业。后到离家二十五里峰阳高小读书，一九一八年高小毕业，考试名列第一，到徐州考取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进预科读书（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毕业）。

一九一九年九月开学，这时“五四”浪潮冲击了学校，我与同学高怀云、陈亚峰、曹俊英等活动起来，提出参加爱国运动，讨论成立学生会，结果我被选为学生会会长，并联络十中、三女中成立学生联合会，大会通过接受北大等提出的“五四”运动口号：反帝反封建，取消二十一条，提倡白话文等，后又推选我为徐州学生联合会会长。

这时陈亚峰的北大同学陈德荣来徐州找陈亚峰以及我和徐怀云、苏鸿鉴、冷启英等同学宣传新思想，并介绍《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给我们看。不久由陈亚峰、苏鸿鉴倡议，创办《赤潮旬刊》，我们都赞成并资助买纸张、油印机、钢板等，由陈亚峰主编。当时我写了一篇《夜乐三章》，借瞎子冬夜拉胡琴，诉说穷人痛苦。后因闹学潮，旬

刊被迫停办。并开除我们十八个学生，后闹到教育厅，撤了陆校长职务，我们恢复了学籍。

一九二二年夏，我读完三年级，暑假回家，与本乡宋学端、许季诺（二师毕业在家）组织邳县第四区教育促进会。一九二三年初开始实习半年后，领取毕业证即回邳县老家。此时我想一手办教育，一手办实业，通过母校校长沈滨秋在峰阳小学教书，并同本乡宋学端、王昌龙、许季诺等八九人准备成立植木公司，在土山植树。葛地主反对，与他们斗了半年，朋友劝我不能住在家中，免被地主利用土匪谋害，到外地补习，写信请南京东南大学学生顾明理介绍到东南大学学生办的数理化补习班补习，学不下去不安心，顾明理引导我，你通过办一个学校和在一乡一区搞实业建设来救国是不行的，光有热情不能成功。他说孙中山革命三、四十年，屡遭失败，最后吸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最后革命一定要成功，劝我参加国民党，他也是国民党员，可以作介绍。我表示愿意参加国民党，坚决革命。后来到北京考私立朝阳大学上学，同时参加了国民党。在朝大两年学生运动中，反对西山会议派非常积极。朝大高年级同学胡廷珍于一九二五年做了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副部长，委我做宣传干事。一九二六年五月，胡廷珍告诉我广东已开始北伐，我想搞学生运动不如参加北伐军，我要胡介绍，给我办了宣传部的介绍信，请于树德帮助我参加北伐军，我就踏上征途，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和学生运动工作。

一九二六年六月，到广东参加了北伐军，将介绍信交于树德，后知道于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他写介绍信给我找邓演达，邓出发长沙，我随运输大队到长沙，邓又去指挥围攻武

昌。占领武昌后，才找到邓，邓将介绍信批给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分配我到社会股做少尉服务员，到汉口做检查邮件工作。做了三四个星期，九月又调我到二十四师政治部做总务科长。（政治部主任是陈兴霖，宣传科长吴亚鲁、科员马汝良，司令部交通科长经珊）吴亚鲁、马汝良每晚到我房间闲谈，吴说，现在国共合作，中国革命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胜利。他们从无产阶级理论上启发我，过几天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我表示迫切要求参加。他说他们二人都是共产党，愿意作介绍人。十月上旬在他们办公室开会，宣布经组织批准我为共产党员，和他两人编一个支部，吴亚鲁为支部书记。

十月底，吴亚鲁找我谈，中共武汉市委要调我去做教育工作，我表示服从。吴给我写介绍信，到汉口找到市委书记曹壮甫，他说市委要办一所青年训练班，第一批为了东征，先招收江苏青年来训练。市委派陈亚峰筹备，陈亚峰建议调我去帮助。市委考虑防止国民党右派反对，决定派人到上海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左派张曙时来办，张来后，训练班定名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驻汉党务训练班，招收学员一百二十名，训练期限十个月。毛主席讲农民运动；李宪仲（市委委员）讲社会发展史和工人运动；葛之荃讲政治经济学；王哲讲三民主义。张曙时任校务主任，石侠生任生活指导主任，赵墨农任军训主任，柳汉如任庶务主任，我任教务主任，陈亚峰为班的党支部书记，不公开。一九二七年一月开学。

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武汉形势日趋紧张，中共汉口市委决定，党务训练班结束，发给学生路费，叫他们各回原籍，利用各自社会关系，做秘密工作，所有党员都不介绍关

系，叫他们等待将来上级派人找他们接关系。凡在汉口有工作而兼职的教职员不发路费，外地的教职员按各人的不同情况发给路费。石侠生已于四、五月间到庐山养肺病，张曙时和陈亚峰都和学生于六月底离校。张、陈要我等候学生走完再离校，顾虑教职员都先走了会引起学生恐慌。因车船票不好买，到七月初学生走完，我才离校。我原在六月底到武昌黄土坡二十四师政治部找吴亚鲁，告诉他我无处可去，请他给我想办法。他告诉我一个绝密消息，二十四师按上级命令，要该师于最近随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回广州准备二次北伐。吴亚鲁说要我可以跟他一起去广州。隔了几天，我把学生送完，再到黄土坡找吴亚鲁时，该师已于前日离开了。由于通缉在武汉活动的江苏革命同志多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无办法回江苏，我就决心想由湖南沿着我原从广州北上时的道路回广州。蒋介石占领湖南后，我就马上去找在训练班受训的李长弦、陈棣华两个湖南学生，随他们一起去湖南，从那里去广州。及到长沙，住言家客栈，托言掌柜打听，他说湖南南部很乱，去广州不好走，我叫李长弦两人快回湖南彬县，我等候他的回信，再起程去广州。同时请言掌柜继续各方打听路途如何。我一直等到八月初，不见李长弦来信。言掌柜打听确是乱得路上无人行，我因天气炎热，胃病严重，呕吐不能吃饭，猛想到石侠生在庐山住医院，我就决心先到庐山找石侠生先治病，并写信给各地朋友联系，再定去向。八月上旬到九江下船，住江边的旅馆，曾顺便打听去广州的路，旅馆的人说，连去南昌的火车也不通。次日上庐山，到牯岭医院找石侠生，石侠生刚在前一星期出院到杭州灵隐寺休养去了，我即住院治病。两个多月病好了，我到牯

岭大街闲逛，在青菜市听到一群卖青菜的都是北方口音，我和他们谈话，知道他们都是皖北一带的人，其中有个和尚，和他们一起卖菜的都叫陈师傅，他们听我同和尚谈话，都围上来，他们说，听你口音是家乡。我说我是山东郯城人，我来这里治病，现在病好了，想找个庙休养。他们指着和尚说，陈师傅是莲花禅院当家和尚，有几间房子，只有师徒二人。和尚说他叫蕴空，有的是闲房子，欢迎我到他那那里休养。他那个地方，距牯岭二十多里山路。不久（十一月间）他们又来卖菜，我就随他们一起到莲花禅院住下。陈师傅要求我教他的徒弟（名叫大根）和圣母堂的小和尚叫智慧，俗名叫徐光华二人识字。我除了教他们识字外，我就到那一带山沟草棚和种菜的北方老乡联络，不久二十多家的农民我都认识了。同时，我和朋友联系以便找党的关系。如广州黄埔军校的徐怀云，杭州的石侠生，安徽泗县的王子玉等都去信找工作地方。我和菜农混熟了，就逐渐借着拉闲话，做秘密宣传工作，如谈穷人的苦处，什么时间才能过好日子，逐渐谈到北伐军革命是为穷人翻身的，国民党叛变革命，北伐失败了。蒋介石他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压迫穷人、剥削穷人的，他屠杀代表工人、农民和广大贫苦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同时，在我教大根、徐光华识字时，随时随地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首先做破除迷信工作。在冬季菜农较闲的两个月，首先发展的党员李云樵，他是山东临朐人，随父逃荒到安徽泗县，又随许海银夫妇到庐山种菜。接着发展了王俊三（皖北宿县临涣集人），陈茂宣（肖县人）、许海银（泗县人），徐光华（原籍湖北随县人）和佛经和尚（俗姓陈，宿县人）建立支部，李云樵任书记。在过春节时陈师傅

请我替他写封信，为了争庙产的问题，给他的师叔赵某某讲道理。说禅院山下的几十亩田，赵某某不应年年来收租。因为，蕴空是他师傅唯一的徒弟，并住守庙宇，本庙所有财产理应由他继承，别人不能强夺等。赵某知道是我替蕴空写的信，就写信到牯岭公安派出所告蕴空不守本分招引共产党，但未敢指我的名。因蕴空常到牯岭卖菜，公安所长对他很熟，知道他是老实人，和蕴空谈了这回事，蕴空说明是和他师叔争产的问题就无事了。但我有顾虑还会给我引起麻烦。约在二月底，我接到泗县王子玉的回信，欢迎我到他那去。我又写信到肖县黄口向丁毅忱借了三十元路费，我就由李云樵带我去泗县，另推王俊三为支书。

一九二八年三月李云樵带我下山，从九江搭船到浦口，换乘火车到临淮关，坐民船到五河下船往泗县青阳区西赵庄。我们一到，就见了许子敬，告诉他我叫李醒吾，是李云樵叔伯哥。许子敬见了李云樵，带我到他处，和我接谈对我照顾很好，李云樵原住许子敬的房子，我休息一天即进城去找王子玉。王子玉说他去年回泗县活动，组织商民协会，因为他的女东家是泗城很老的摊贩小商，他被选为商民协会的会长。他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连同从北伐军回县的许建国、陈某（名子记不得）其中和他发展的泗县高小教员张小鲁，张又发展该校五、六个学生党员成立了支部，共有十几个党员。下午王子玉找来曾在汉口党务训练班受训的傅康乐，和我见面。我问他，回家后做了什么工作，是否发展了共产党员。他回答干脆，回家后什么工作也未干，他决心对共产党、国民党都不干，也不破坏，甘当老百姓。他走后，我问王子玉，傅康乐为什么坚决不干了？王说：这个孩子回

家当大少爷享福了。我们商议如何开展泗县工作？王子玉提出组织中共泗县特别支部，以便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全县党的工作。我表示同意。晚间王子玉找来张小鲁我们三个人共同商定，建立泗县特别支部，即推定王子玉书记，我为组织委员，张小鲁为宣传委员，并决定先从城区和界沟、马厂两区逐步向外发展。最后商量我的住处和职业掩护问题。他们两人都说城里不易找职业，不能住下。因为我已告诉王子玉我是由李云樵带到青阳区西赵庄暂住一日就来城里，不知那里能否存身。他们说那里距城太远（六、七十里）又不靠大路，最好能住马厂集做个小买卖。我考虑我不会做生意，上私塾时读过药性赋，懂得中药，如果能找个老中医合伙开药铺还可以干。反复讨论无办法，我又不好把职业问题赖在王子玉的头上，使他为难，就说我仍回西赵庄找李云樵商量想办法。次日我回李云樵处商量，问马厂距西赵庄多少路，可否找个中医到马厂开药铺？他说只有二、三十里，在马厂西边他认识黑塔子（村）有个中医叫方×坤，也在赵庄西边八里路，赤贫，不知他是否愿意合伙开药铺，他可以去找方先生联络。我们商议同方先生商量，他出人股，我们出资本。他如同意并请方设法利用熟人在马厂租房子。随后李云樵找方先生商洽，方很同意，并说他常到马厂看病，可以托人租房子。后来经过两三个月，就在马厂找到陶中勤侄子的店房，我和李云樵就去住下打扫布置，到泗城批了药材，约在七月间我们的药铺就开张了。在这两三个月期间，我进城找王子玉开过一次特支会议，王说也为我各处找人，为我找职业，没有找到，他和张小鲁都很着急。及至药铺开起来了，我即进城汇报，王、张都很高兴。王子玉在特支会说已写信给过去和他有

组织关系的同志找上级党的关系。我和张小鲁都说特支工作大体布置开了，就是没有上级领导，应该积极的找。我和李云樵到马厂后联络朋友发展党的组织，陶中勤住在我们药铺隔壁，和他的老婆带一个女孩子靠煎包子为职业，我们每晚闲谈联络的很好，成了好邻居，我们首先做成了他们夫妇的工作，发展他们接着又发展贫农陶士勋和一个姓刘的为党员，我们就成立马厂党的支部，李云樵任书记，开展本街党的工作，并向四乡发展。八、九月间王子玉到了马厂，我和李云樵向他回报了工作。我问他，马厂集都是摊贩和小商店铺，可否成立泗县马厂集商民协会分会，他说能建立公开的群众组织更好。随后就由陶士勋和李云樵联络摊贩和小商店，约在十月成立了泗县马厂集商民协会分会，有会员六、七十人，有一半是私盐贩，推举当地名中医冯丕承（冯永烈）为会长，并到县商民协会备案。约在九、十月间傅康乐到马厂药铺来看我，是坐着往返的洋车。傍晚时到，次早回城，我们前在王子玉家见面时，他就声明他脱党不干了，这次见面我只和他谈做买卖，维护生活的问题，他不提党的问题，我也回避再谈政治问题。至于他怎样知道我到马厂开药铺的，我认为是王子玉告诉他的，因为他和王子玉是好朋友。

约在十月下旬，王子玉找我进城开会，会上提出他已找到蚌埠中心县委的关系，中心县委要他组织泗县县委。要先汇报工作，再讨论可否建立县委。我汇报马厂已建立了三个支部，有党员二十多人，张小鲁汇报城区两个支部也发展二十个党员，王子玉汇报他到界沟、上塘集一带跑了两趟，那里也发展了二十多个党员。因此讨论决定成立泗县县委，并建立马厂和界沟两个区委。县委委员除了原县特支我们三个

入外，增加城关区的陈××和界沟的老王（名字我都记不得）为委员。次日在王子玉家开县委成立会，在讨论分工时推王子玉为书记，为了便于经常商量问题，由住在城内的张小鲁任宣传委员，陈××任组织委员，我任马厂区委书记，王××任界沟区委书记。约在十一月、十二月间，徐海蚌巡视员陈欣然从泗县县委回去路过马厂找我住了一宿，我回报了工作。他是我初小的同学。

一九二九年春节前数日，泗县盐务局派盐警两人到马厂查私盐，要没收摊贩的盐被摊贩打跑了。到了三、四月间，盐务局又派四个盐警并请了当地董事周二先生协助。在马厂逢集时没收私盐并抓摊盐贩，激怒了全体摊贩，又打了几个盐警。周二先生出来支持盐警骂摊贩，群众连他也反对。因为官盐价高、盐脏。私盐价低、洁白，赶集的人都支持盐贩，群起打盐警。他们被打跑后，全体盐贩都找冯丕承，开商民协会大会，要求一致支持盐贩。冯丕承同意次日上午开全体会员大会。我和李云樵、陶士勋开会讨论如何领导这个斗争，当即决定，动员各个支部同志，向农民宣传支持私盐贩，反抗盐务局。因此在第二天的商民协会大会上，不仅到了全体会员，四乡农民也有很多来参加的，共到五、六百人，由会长冯丕承登上大桌子主持大会，群众高呼打倒官盐局，一定要好盐等口号，同时喊打倒周二先生。冯丕承害怕了，讲不出话来。群众急得暴跳，本街的群众到面前要我出来讲话，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内容，没有什么话讲，冯丕承下了大桌子拉我讲话。我迫于当时情况，没有考虑我暴露后必然产生的后果，就上台讲了话。我拿吃饭筷子作比喻，一支筷子谁都能折断，一把筷子谁也折不断，只要大家团结起来，

不管什么恶势力都能把他们打倒。人人要吃盐，千家万户都能一条心，周二先生不顾千家万户吃好盐、吃贱盐，帮助官盐局作恶，就要打倒他。群众激愤一致喊拼到底等等。冯丕承最后上台讲了，要到城里向县商民协会请愿，向政府请愿。群众都喊：我们一定去！散会后，我冷静考虑，我这次讲话必然暴露了身份，即叫李云樵找来陶士勋讨论。我估计周董事突然会进城告我领导群众反抗盐务局。陶士勋插话说，他看到周二先生的几个走狗参加了大会。因此，我们要继续发动群众，推动冯丕承会长进城请愿。证明群众反抗盐务局横行霸道是他领导的，以便撇开我，并决定我要尽快地进城向县委汇报。当夜我由偏路进城了。昨晚马县长找人了解，问马厂有个商民协会分会吗？又问有个外地人姓李的领导该会吗？他答会长是冯丕承，没有听说姓李的领导。马县长告诉他马厂周董事报告姓李的领导盐贩反抗盐务局，开了千人大会闹事等。王子玉早饭后即召集在城里的委员开县委会，讨论如何应付。我汇报了自春节前到现在两次打盐警的斗争以及昨日开大会我讲话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过程。王子玉又讲了马县长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

（一）我即离开马厂，由陶士勋领导群众依托冯丕承会长继续领导斗争，便于商民协会支持他们。

（二）冯丕承带领群众到县里请愿，强调周董事伙同盐警骚扰商民营业。

（三）要我仍到洪泽湖边青阳区找关系谋职业掩护，开辟那里的工作。

上午李云樵又来王子玉处找我汇报，马县长率马队于拂晓到药铺检查，李云樵、陶士勋等都见县长叫周二先生派许

人多到药铺后院商民协会办公室，马县长没有说什么就回城了。王子玉向李云樵传达了县委决定，叫他回去找陶士勋向他传达执行。我和李云樵说了，我不回马厂，先到西赵庄等他去商量如何找人介绍到洪泽湖边开辟工作问题。我到西赵庄过了几天，李云樵回去了，他到前老爷庄委托他数月前发展的党员许海岚，准备到洪泽湖边找他的亲朋家族联系教私塾的职业。约到五日，许海岚就在白庙子（村）找他的同族许采兰作学东，约了八、九个学生办私塾，许采兰接我去上馆。我于六月份给王子玉信，报告我的住址和职业。在那里开始是和高中毕业的学生家长许采苓（中农）交朋友，他常于放晚学后找我闲谈，经过一个多月，发展他为共产党员。他说许宝庭是贫农，虽不识字但有脑筋，可作发展党员对象，但他不知怎样谈起，我就帮助他先从农民生活谈起，逐步深入地教育他，待他有了觉悟，再启发他革命才有出路等等。许采苓做成了许宝庭的工作后便有了经验。嗣后，就由支部讨论在本村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向外村发展。经过四、五个月发展二十多个党员，建立了三个支部。首先成立的支部书记是许采苓，以后发展党员多了，又成立两个支部，许宝庭、许宝霞分任支部书记。约在九、十月间接到王子玉的信，要我进城，我到后参加县委汇报工作后，大家认为去年决定要我到洪泽湖边工作，县委是做对了。因为这个地区距城百里，又是多年以来的匪区，是不易找关系去开辟工作的。

一九三〇年三月，王子玉从泗县城介绍一个化名老陈的到白庙子找我，说他是来教同志们打枪及打猎，练习射击术，准备将来打游击。我和他分析当时情况，当地是匪区，

一有枪声群众惊慌，更不能扛着枪到野外打猎，特别是我们的同志都是无枪的穷人，也不能借别人枪去打猎。商量结果，我会放枪的许采苓、许宝庭两个支部书记夜晚来学，教他们一些技术，由他们找机会和别人一起练习。次日上午老陈就走了。随后约在五、六月间，王子玉又介绍徐怀云来，徐是江苏省委军事部派到徐海蚌特委布置到青纱帐时期举行暴动的。当日晚间，我向他汇报在白庙子将近一年的工作和当地的情况，他不要召集支书开会，只和我谈准备暴动的问题，具体行动将由县委全面布置。县委将改为行动委员会，领导暴动。他先讲省委指示，当前的形势，国民党的统治已经破产，弄得民不聊生，广大农民怨恨更大，只要我们党搞起暴动，夺了枪枝，插起红旗，群众一定跟我们干。我们要拉起游击队，建立红色政权，领导农民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特委计划将来宿迁、泗县两县行委配合，联合行动。我问他土匪采取什么政策？我告诉他这一带是土匪猖狂地区，匪首魏三带一千多人枪；徐五带五、六百人枪，所有土豪地主都通土匪，土匪不抢劫他们，只是抢劫农民，群众叫做马子（土匪称号）砸穷。离这四里路的小彭圩是十九户彭族人家，没有一家地主，各家卖地买枪，筑圩子防匪。春节前后，我们在该圩发展六、七个党员，建立了支部，支书叫彭××，人家称他老彭彭。于两月前被匪首魏三派数百土匪攻破了圩子，烧杀虏掠，全圩子死伤十余人，支书老彭彭和其他另外两个党员都被枪杀了。全圩十八支枪全被抢去。上月我请学东许采兰带我到八里地的村里，会见匪首魏三，问他对共产党是什么态度？他说，共产党是穷党，我们做贼的还不都是穷人吗？因有学东在座，我只说穷人向穷人

的道理，你应该向你部下讲讲。魏没有表示什么，只是吸他的鸦片烟。后来徐怀云对我说，宿迁的情况也和这里相似，只是也有同志作了土匪工作，已和一股土匪有联络。省委曾说：土匪虽然不可靠，但对大股土匪要争取不妨害我们的工作。我们谈工作后，他要我今后保持联系。并告诉我徐州东车站大街路南有个上海申报馆分销处，负责人叫李国栋，他的特征是麻子，是特委的联络站。到那里就可以问到我和其他同志。他又告诉我，冷启英从广州回来，也在特委工作，他和苏鸿鉴还有联系等。次早他往宿迁县去了。六月底和七月初，高粱棵还未遮人时候，王子玉来布置暴动。我汇报了白庙地区的工作情况，如在三月份我们可夺四、五十支枪，后来彭圩被土匪抢去了，现在白庙子和小孙圩子只能夺二、三十支枪。他当时告诉我，县委已经改为行动委员会，他仍任行委书记。原县委只有他和张小鲁两人参加行委，其他三人都是上级派来的人。（我记得他说有个薛胖子，另外两人我记不得叫什么）行委决定八月暴动。按全县工作情况，准备先在界沟暴动，拉起武装。估计那里不能存在，先拉到洪泽湖边你们这个地区来打游击。要我和宿迁县联合行动。准备在游击队到时配合暴动，武装少些，即同游击大队会合。我也汇报当地魏三、徐五的大股土匪势力和大地主勾结的情况。他说我们拉起游击队用政治力量影响土匪，争取土匪不反对我们。我告诉他，宿迁的朱铜匠常到这里，为各村修理枪，有时不挑工具担子，也到这一带跑跑。有两三次在我学东许采兰家同我一起吃饭，他和许采兰谈起各股土匪他都知道情况，谈起国民党区、乡长时，他说区乡长是反动统治，都是害民贼，和土匪一样，好象是教育许采兰的。我常常拿